

论清代扈从文化与北疆多民族语言文学的生成

张丽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清代扈从文化的史实源于人亲身经历,他们在字里行间激荡真实的情绪和情感。帝王赴北疆,多民族扈从跟随,参与其中,共同创造并生成了大量的与北疆文化相关的语言文学,其生成的方式表现在:多民族个体独立文学创作,多民族帝王群集体文学唱和,多民族王臣之间的文学创作。其语言的生成表现在:对汉语言的继承学习,对本民族语言的真实融入,对其他民族语言的借鉴与借用。文学的生成表现在:对苍郁之气的真实感动,对自然物产繁盛之状的真切惊异,对人性之豪爽诚朴的由衷赏悦。

关键词:扈从文化;北疆文学;生成

DOI: 10.64216/3080-1516.25.10.030

扈,护卫,跟随。扈从,护卫跟随的人。在古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跟随皇帝出巡,作护驾侍从人员,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孙叔奉轡,卫公骖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当中。”二是跟随达官贵人出行,作随行人员。如《聊斋志异·红玉》:“每思要路刺杀宋,而虑其扈从繁。”从古至清,形成一种中国特有的古代文化现象和历史的真实。在清代,扈从文化更加繁盛,扈从中各民族文化人皆有,遂而,促生了多民族的语言文学的生成,今以北疆文学创作的生成为例试析之。

清代扈从文化与北疆多民族语言文学创作的生成的记述与表现多见于各个民族文化人士的北疆纪行。清代北疆纪行既是史料,又是文学作品,多达百种以上。它既是清代各民族履历北疆各地、考察古迹民俗、真实记录,内容涉及山川气候、民族风俗、地理风貌、资源物产、百姓生活等多方面的真切记录;又是诗文的创作,表达情志,抒发情感,益异闻见,益奇耳闻,是今人研究北疆文化史、北疆文学史、北疆风俗史及清代北疆历史等方面非常珍贵的史料和文学底本;既纪事详实,又饱含深情,史文兼具,文史互映,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1 清代扈从文化与北疆多民族文学生成的具体方式

清代扈从文化的史实与多民族北疆文学创作的生成方式具体表现为:

1.1 多民族个体独立的文学创作

多民族个体独立文学创作,如清代汉族人高士奇《松亭行纪》和卢见曾《雅雨山人出塞集》及夏之璜《夏

湘人出塞日记》,清代满族人马思哈《塞北纪程》和文祥《巴林纪程》及麒庆《奉使科尔沁行记》,清代蒙古族入延清《奉使车臣汗记程诗》和博迪苏《朔漠纪程》等。

清代汉族人高士奇在《松亭行纪》记载中扈从文化的史实为:“未刻,上坐殿中,臣士奇侍从。上言滦河之水来自塞外。论断形式如观指掌。仰见宸衷经天纬地之学,非臣浅陋所能窥测也。晚,复张宴岸侧,宴内大臣及近侍诸臣。天既薄暮,隔河山色轻翠迎人,波光荡漾,青林送影。臣士奇蒙赐紫金杯酒,且谕臣曰:今晚可不待行殿,必饮此杯也。”臣士奇感恩饮毕。再赋恭纪一首,诗歌如下:

驻蹕滦河恭纪

崔嵬帐殿俯清流,波影潏洏晓雾收。
隔岸苍岩开画幛,傍筵芳树隐丹旂。
银梭入饌初张罟,翠釜烹鲜正泊舟。
为奉慈仁心豫悦,漫云灞浐作春游。

滦河侍宴恭纪

澄波浩浩漾斜晖,手捧金螺坐翠微。
卷幔河山来帝座,按图形势绕皇畿。
潜鳞竞向颓阳跃,白鹭遥看破暝飞。
何幸叨逢瑶水宴,身同藻荇沐光辉。^{[1]188-189}

作者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江村,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汉族。《松亭行纪》是康熙二十年(1681)三月高士奇随康熙帝至东陵、温泉、喜峰口和口外蒙古地方的扈从行纪。扈从中,所赋所作诗歌虽为承制歌功颂德之笔,但文采盎然,诗风典雅,排律整饬,字词颇工,堪称文学创作的佳品。“身同藻荇沐光辉”中的“身同藻荇”用的是比喻的文学艺术手法,“藻”,

一种水草，“菰”亦为一种水草，用“藻菰”来比喻自身，是说自己身如同小小的水草一样沐浴着光辉，此处言帝王的恩泽浩大。由此可见，清代汉人高士奇关于扈从文化的记载和记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借此机缘促生了他的文学创作。

清代满族人马思哈在《塞北纪程》中记载扈从文化的史实为：“康熙二十有九年，岁庚午，夏四月，以准格尔入寇，诏绥远大将军裕亲王杖钺专征，出东道古北口有，而分命臣哈思从行。”壬寅，师行六十里，至戈壁刻勒苏太下营，见奇异的虫兽，遂进行了文学化的描写，具体如下：

兽则唯有跳兔一种，身长五六寸，尾长四五寸许，尾末色如银鼠，前股长仅盈寸，后股长至七八寸耳，如箭筒长，可四五寸许。又一种，耳仅寸许者，腾跃如飞。稽《尔雅》，西方又兽曰麇，亦前足短，后足长。然走则颠蹶，藉蛰蚤以行，非跳兔类矣。更有小飞蝇，亦如点墨，隐约来目中。^{[1]72}

作者马思哈，即马思喀，富察氏，满族镶黄旗人。

《塞北纪程》是记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马思哈奉旨领兵以偏师随绥远大将军裕亲王准噶尔，兵出张家口，度戈壁大漠进入喀尔喀，记录沿途地理、水草、生物及里程、战事。作为亲历者，见及奇异的景物，触目惊心，情绪波动，便开始了文学创作。文中多次用到比喻的文学创作艺术手法，“色如银鼠”“如箭筒长”“腾跃如飞”“亦如点墨”，短短的一段文字竟然用了四处比喻手法，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文采，作为满族族人，能够谙习汉文学的文化艺术，那是很不容易的。他又稽《尔雅》，非论述道：“非跳兔类矣”，熟知“尔雅”汉文化经典书籍，显现出他作为满族族人，对汉文化的学习与掌控。由此可见，清代满族人马思哈高关于扈从文化的记载和记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借此机缘促生了他的文学创作。

清代蒙古族人蒙古族如博迪苏《朔漠纪程》，中记载扈从文化及文学创作的史实为：“子澄学士奉使车臣汗，得诗三册，皆杰构也。”子澄同年奉使车臣汗记程诗示读，因触往事，率成拙句晒政，具体如下：

途中遇风

博公

万里黄沙扑面颊，龙吟虎啸逐星轮。

倾间不辨东西路，饱作风尘梦里人。^{[1]532}

作者博迪苏，清代蒙古族诗人。塞外蒙古山水民俗

激发出他文学创作的热情，遂以沿途见闻写诗四百余首。此诗中，“黄沙扑面”“不辨东西路”都是他作为蒙古人民熟知的事物，触景生情，激发出他浓浓的民族感情。由此可见，清代蒙古族人延清关于扈从文化的记载和记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借此机缘促生了他的文学创作。

1.2 多民族帝王群集体文学唱和

一是同行唱和，如博迪苏《朔漠纪程》，博迪苏与达寿等人奉清廷之命，赴蒙古探视流亡的达赖喇嘛，《朔漠纪程》就是此次公差行程记述。书分纪程一卷，诗一卷，产生的原因，作者自云：“出塞百余日，往返万余里，途中唱和，藉以遣闷，而塞外风景，亦略见一斑。”博公（博迪苏）诗七组，达寿诗三组，魏震诗五十组：博迪苏和达寿是蒙古族，魏震是汉族。博迪苏和达寿的诗颇具蒙古民族的特色，魏震诗多具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浪漫的色彩。如：

途中遇风

博公

万里黄沙扑面颊，龙吟虎啸逐星轮。

倾间不辨东西路，饱作风尘梦里人。^{[1]532}

塞外杂咏

达寿

胡雏相聚斗沙场，笑语喧阗听未详。

旧俗不忘角抵剧，健儿身手本来强。^{[1]550}

察罕托罗海第一台

魏震

轻装匹马出关来，山色随人眼界开。

不信夏初寒未减，雪花飞送到头台。^{[1]551}

博公，即博迪苏，“黄沙”“健儿”是蒙古族常见的事物，创作时信手拈来。“雪花飞送”彰显了汉人的浪漫。

二是群臣赠行，如延清《奉使车臣汗记程诗》附群臣赠行诗，有蒙古同裕秋田诗一首，满洲鍾灵秀之诗一首，锦州郭锡铭石琴诗二首等，共十八人，十八首诗歌作品。如：

子澄夫子奉使回京，赋此奉寄

蒙古同裕秋田

追悼藩王肃礼仪，皇皇天使备驱驰。

混忘险阻饶吟兴，久识贤劳结主知。^{[1]482}

子澄学士奉使口外赐奠赋赠
 满洲鍾灵秀芝
 九重简命下槐厅，暂别西园唁北庭。
 春风满池垂碧柳，云低雁塞乱山青。^{[1]482}

子澄学士使旋，闲得诗三百余首，以道远未能快睹，
 赋此奉寄

锦州郭锡铭石琴
 皇华奉使朔方来，揽辔澄清志壮哉。
 读万卷书行万里，登高真见大夫才。^{[1]482}

所作诗歌虽歌功颂德以壮王行，但亦具有文采，典雅雍容，端庄豪迈，炼字精到，是宫廷文学创作的典范。

1.3 多民族王臣之间的文学创作

1. 是王臣互答，臣子居则供内廷，出则追趋行在，盖无时不在帝左右久矣。扈从时，君臣皆面相对答，所记之辞，传之于众，以光帝德。有汉族高士奇《塞北小钞》蒙古族博迪苏《朔漠纪程》满族升寅《使喀而喀纪程草》等，如高士奇《塞北小钞》：

上曰：“尔夜来服药好未？”臣士奇对曰：“昨蒙圣恩赐以医药，今已稍愈。”上曰：“尔南人為何饮冰水？”臣士奇曰：“天气炎热，非水莫解。”上曰：“朕闻南人殊不畏暑。”臣士奇曰：“南人从来畏暑，故有吴牛见月而喘之语。”^{[1]262}

博迪苏《朔漠纪程》：

内陈达赖喇嘛愿闻藏约情形，可否请旨宣示？内附京电，当译出，云本日奉旨：达赖喇嘛回藏，是否出自真心，途中有无逗留，均应随时体查，着派达寿随带员弁，沿途照料，将途次情形，随时电奏，俟到西宁，听候谕旨。博迪苏俟该喇嘛启程后，先行回京。钦此。^[1]

525

升寅《使喀而喀纪程草》：

帝曰：“咨尔荒服是绥？”“岳岳虎节，使臣所持。山导我程，云飞我衣。云山苍莽，我行孔怀。”^{[1]384}

作为臣子，唯王命是从。君臣之间胡交流不可避免，这也便促生了文学内容的发生。

2. 是臣录王谕，扈从时，衔诏而往。有汉族汪灏《随銮纪恩》蒙古族博迪苏《朔漠纪程》满族麒庆《奉使鄂尔多斯行记》等，如汪灏《随銮纪恩》：

上谕：“尔等爱此处山，若到口外，尤为奇特。明当见之。”^{[1]278}

博迪苏《朔漠纪程》：

本日接到兵部由驿递回前代奏达赖谢恩原折，奉朱批：“知道了。钦此。”。^{[1]528}

麒庆《奉使鄂尔多斯行记》：

圣主仁皇帝西征回銮驻蹕寺中，御书：“庄严法相”额悬之崖间，有阿拉善王题额曰：“云护蘭山。”大抵西北各部皆所崇奉。^{[1]384}

帝王诗才隽雅，执掌四方，所作批复，亦可成文。

2 清代扈从文化与北疆多民族语言的生成

清代扈从文化与北疆多民族语言的生成具体表现为：

2.1 对汉语的继承学习

清代博迪苏，蒙古人，蒙古辅国公，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与达寿等人奉清廷之命护送达赖活佛回藏，在扈从过程中，作诗《三音诺颜即景》：

山如屏嶂草如茵，极目青青绝点尘。自愧囊中佳句乏，暂留妙景待骚人。^{[2]395}

“屏嶂”，即“屏障”，此处用汉语音，“屏障”是汉语的原本书写，原指遮掩房屋的隔离物，有保护，捍卫意。由于蒙古族在继承学习汉语言过程当中往往多为听和说途径，遂会出现移意的现象，这里用来形容山，遂蒙古人写作“屏嶂”。“囊中”，装诗稿的袋子，此语言来自于汉语故事，唐代诗人李贺青年时作诗，常骑在驴上，背一锦囊，若有诗兴便作诗一首放入囊中，此处用“囊中”二字代指这一故事，是借代的手法，代指，运用典故。“骚人”，是汉语言“诗人”的代称，属常用规范语，李白《古风》之一：“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三音诺颜”，即“赛音诺颜”，即蒙古语：CaÑH HOëH，“赛音”汉语意：“好”“美”，常用于祝福。“诺颜”汉语意：“君”“领主”。“赛音诺颜”即“赛音诺颜部”“美的领地”意，清时蒙古四部之一。由此可见，清代少数民族在扈从当中，对汉语进行了学习和继承，又保留了本民族语言，呈现多民族语言与汉语交融共生的情况。

2.2 对本民族语言的真实融入

清代满族人纳兰性德（1654-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他的许多词作不仅带有汉语言的特色，还融入了本民族的语言和特色。他扈从康熙帝东巡，回到辽地故里，词作便较多地融入了当地满族本民族语言，如：

《浣溪沙·小兀喇》：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1]259}

清代时，清政府推行“用新满文翻译汉文”的政策，皇太极在崇德四年（1639）时，即翻译了大量汉族书籍，如《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等，这一政策一直延续整个清代，使得大量满族人具有了满汉兼通的语言和文学才华，纳兰性德便是其中的一位。“兀喇”，即满语：“乌拉”，在满语中，“乌拉”是“江”的意思。“小兀喇”“即“小江”的意思。“海东青”，满语中意为“万鹰之神”，鸟名，雕的一种，善捕鱼。《本草纲目·禽部》：“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犹记”是“还记得”，“不知何处”是“不知哪里”，“何处”汉语言古典规范用语，叙述者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北疆物产，在描述中显现出对本民族语言的融入，读起来觉得特别稀奇，亦有对汉语古典语言的灵活运用。由此可见，清代少数民族在扈从帝王随行当中，对本民族语言进行了真实原生态的融入，又继承了汉民族语言的精华，具有了多民族语言与汉语交融共生的文学魅力。

2.3 对其他民族语言的借鉴与借用

清代人志锐，满族，是著名的瑾妃、珍妃的堂兄。光绪二十一年（1895），听从清廷命令至乌里雅苏台任职，在去的路上作了大量的诗歌，汇入《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诗歌里不仅有汉民族语言，还有异域其他民族的语言的融入与共生，如：“乌里雅苏”是蒙古语，意为“柳树多的地方”现为蒙古国扎布汗省省会。又如《鄂洛胡都克第四台》（译言：井多也）：

台名鄂洛胡都克，一片玻璃诺尔湖。水草丰肥人富庶，牛羊如蚁满平芜。^{[1]601}

鄂洛胡都克，鄂勒胡图克，意为多井，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称呼湖为诺尔，亦呼脑尔。

又如《锡蜡哈达第十二台》（译：黄石也）：

十二台程九百里，锡蜡官分大扎兰。土俗民情真化外，奶茶炒米是朝餐。^{[1]601}

锡蜡哈达，蒙古语，哈达，绸织，巾的意思，丝织品，礼节物品，此蒙仪也。扎兰，一词源自满语 jalan，原意为“佐领”或“参领”，蒙人亦呼参领为大扎兰，汉语中亦有，满语音译后满蒙汉三族共用，属于满蒙汉混合型反借词，反映了多民族语言交融公用的历史文化

特征。

又如《佛镫》：

身多一发不如僧，偏欲枯禅坐佛镫。历尽风霜磨劫苦，谁捻柏子悟三乘。^{[1]620}

佛，梵语，梵语音译”佛陀“的省称，是佛教徒对修行圆满的人的称呼。僧，梵语，梵语音译”僧伽“的省称，是佛教徒对男性教徒的称呼。禅，梵语，梵语音译”禅那“的省称，佛教指静思。乘，chéng，佛教语，佛教里指能运载众生到达解脱彼岸的教法。三乘，具体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此处可代指佛教。清代人志锐，满语，蒙语，汉语，梵语，多种语言皆通，融合共生于一身一人，这在中国古代是少见的，清代扈从文化带来了文人的博文多见与文化共同，是当时多民族语言文学融合共生文化氛围的一种体现。

3 清代扈从文化与北疆多民族文学的生成

清代扈从文化的史实与多民族北疆文学创作生成具体表现为：

3.1 对苍郁之气的真实感动

清代汉人韦坦《归化行程记》中记述北疆的情形为：十月十六日，谏事毕，自归化启程。二十里，过黑水，又经青冢。远望苍郁之气，大如覆釜。^{[1]574}

作者韦坦，生平不详。“青冢”，即昭君坟。昭君坟，座落在大黑河南岸上，坟堆高达十余丈，“大如覆釜”。釜，古代的炊具，类似锅，《吕氏春秋·介立》：“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簪。”此处汉人韦坦用比喻的手法强调指出昭君坟就像是倒扣的大锅，孑然簇立在平川上，显得十分醒目，令人震撼。昭君坟古柳苍翠，艾草常青，郁郁苍苍，因此，我国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称之为：“青冢”。黛，青黑色。“远望苍郁之气”是对它真实的描述，由此可见，清代汉人韦坦关于北疆的记载和记述，对北疆墓苍郁之气的体察中流露出真实的赏悦和震撼之情。

3.2 对自然物产繁盛之状的真切惊异

张鹏翮（1649-1725），湖广麻城汉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俄爆发雅克萨之战，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双方同意举行边界谈判。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清廷派出使团“出使异域”，当时任兵部督捕理事官的张鹏翮随行。作为亲历者，张鹏翮在其纪实性著作《奉使倭罗斯日记》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出使的过程。因亲

临实地的实景观察,他对沿途蒙古景物,风土人情等的描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奉使俄罗斯日记》记述北疆自然物产繁盛之状的情形为:

城南负郭有黑河,青冢古迹远望如山。策马往观,高二十丈,阔数十亩,顶有土屋一间,四壁累砌,藏以瓦瓮。此喇麻所为也。下有古柳一株眠地中,空如船而枝干上伸,苍茂如虬,巢有乌鸦,较中国却大而声哑,物之不齐如此,而况于人乎。……石磴有蒙古字,侍郎温他往译,云是喇麻所作。^{[1]11}

清代时,清政府推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宗教政策,当时“庙宇林立”、“殿宇雄壮”、“比拟佛国”。“古柳”是“苍茂如虬”,“乌鸦”是“大而声哑”,物之不齐,叙述者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北疆物产盛况,在描述中显现出惊异,觉得特别稀奇。

3.3 对人性之豪爽诚朴的由衷赏悦

清代汉人佚名《考察蒙古日记》中记述北疆人史料为:

蒙人过有外来食物,或受他人之赏赐者,如烤肉煎粳等项,虽极微少,必均分与在傍之人,或持与意中人共尝,不以私食为得意。无论男女老少,概皆如是。所见虽四五龄童亦如是。此其俗尚可嘉之处也。^{[1]689-690}

过,为遇之讹。食物虽然极少,必均分给身边的人,写民互助的爱。互相敬献,互相分享,互相帮助。写北疆人真挚的爱。这种爱里既有对他人的关怀,又有对自己救助的骄傲。

4 清代扈从文化与北疆多民族语言文学生成的意义和价值

清代北疆多民族语言文学的生成,本身便是漫长历史时期文化积淀的产物,不可避免地熔铸了各民族的人文情怀。清代北疆多民族语言文学的生成情怀人文情怀之特征与多民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1 流露出多民族开放兼容的文化底蕴

中华各民族地处内陆中原,合为贵、仁为怀、容为渡,是他们生活的态度和道德的推崇,更是人文情怀的体现。《史记·秦始皇本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合和”、“合气”、“合同”都指的是万物一体的状态。清代多民族北疆情怀在清代时期显现颇为突出,清代正是汉民族哲学、学术、儒学发达的时代,清代多民族北疆情怀势必濡染上其悦纳万物、欣喜接受、开放兼

容的人文情怀与时代气息。

4.2 真实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特质

北疆地域广博,人口稀少,对美有着得各自不同的追求与创造能力。各族人民在与自然相共处中形成的各自的语言文学的生成,其根本特点对一切事物的存在,用本民族本身的视角悉心关注。清代多民族北疆语言文学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多民族各自的人文气息。作为民族文化的外审视,本身便流露着最朴素的真实感观。

4.3 彰显出清代帝王对文学的影响

北疆文化,又称北部边疆文化,指的是人类与置身其中的北部环境之间的状况。北疆是清代各民族文化融合碰撞融合的重要舞台,也是清代帝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地域平台,清代北疆文化特征的真实记录,从古到今,记录者能跨文化地用身心体察者很少,但清代帝王的扈从文化,带出了一系列的文学创作,这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是很难得的,显示出清代帝王对文学的影响,严迪昌在《清诗史》绪论中指出:“在清代’天聪命笔’的帝王诗群是空前的。”^{[3]20-21}便指出了这种状况。

5 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帝王的扈从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多民族语言文学的生成,铸成了文学团队和文学创作的大家庭,毛星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前言中指出:“我国几十个兄弟民族,长时间共处于中国境内,共同生活在这个浩大的家庭中,共同以劳动智慧来建设这大片家园。”^{[4]6}此言即是。

参考文献

- [1]毕奥南.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M].东方出版社,2015.
- [2]王叔磐,孙玉溱,选注.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 [3]严迪昌.清诗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 [4]毛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张丽杰(1975-),女,辽宁省盘山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